

聚焦京城

北京拟出新规促垃圾分类

每家每户办“绿卡” 积分兑换电影票

本报记者 赵鹏飞

垃圾分类是解决城市卫生问题的关键一招。今年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着力推进“生活垃圾”和“再生资源”两套回收系统的“两网融合”，并拟于上半年出台指导意见，切实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。

◎破解垃圾“混装混运”

生活垃圾通常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废旧纸张、塑料瓶等“能卖钱”的垃圾（即可回收物），另一类则是卖不了钱的垃圾（即不可回收垃圾）。

在过去，这两套回收系统，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。前者属于“再生资源回收系统”，具有商业属性；后者是“生活垃圾回收系统”，为公益属性，两套系统并行运转。在一些居住小区内，通常把3个垃圾桶组合成投放站，分别收集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。

但实际上，“能卖钱”的垃圾早被人们分拣出去，可回收物垃圾桶在很多小区几乎派不上用场，加上目前厨余垃圾的分出比率还不高，导致3个垃圾桶里装的大多是混合垃圾，收运人员只能统一清运。

生活垃圾“混装混运”问题如何破解？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需要打通垃圾回收的各个环节，包括源头上居民有意识分类投放、小区保洁人员分类收集、环卫及其他作业队伍分类收运，彼此磨合好了，才能真正改变现状。

◎“两网融合”统筹治理

去年7月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，将“再生资源回收”这一管理职能划入。今年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将推动两套系统（即再生资源回收系统、生活垃圾回收系统）相互融合，实现垃圾全流程管理，进而推

动垃圾分类、减量和资源化利用。

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“两网融合”就是要将原有两个体系，从源头投放、收运系统、处置处理末端三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设计，实现投放站点的整合统一、作业队伍的整编、设施场地的共享等，进一步方便居民分类投放、交售废品，提升收运队伍专业化水平，使不同类型垃圾得到循环、再生利用和合理处置。

据了解，今年上半年，北京市将研究出台《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“两网融合”指导意见》，在设施建设、系统配套、作业队伍整合、运行标准、政策激励等方面将有新的举措和要求。同时，启动一批试点工作。目前已计划在朝阳区劲松农光里中社区率先开展垃圾分类“分类、分质、分时”收运试点，今年还计划在东城、房山、延庆等区开展不同类型的“两网融合”试点工作。

◎“绿卡”兑换家政保洁

朝阳区劲松农光里中社区是依托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建立的“两网融合”试点。据公司介绍，“两网融合”是基于“环境卫生工作指挥中心”来实现的，它是一个互联网操作平台，可以使管理更加精细化。对于居民来说，每户要办一张存有个人信息的“绿卡”，用以积分，最终可换取奖励。

农光里中社区引入了4辆移动收集车，每天分早、晚两个时段，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巡逻，保证每栋楼的居民在可视范围内都能看到。移动收集车用来收集可再



新华社发

生垃圾和厨余垃圾，并按一定计算方法积分。比如，居民拎着一袋厨余垃圾，回收人员先称重，再把居民的“绿卡”终端设备上刷一下，只需输入重量，系统即可自动换算成分数，并保存起来。例如，1公斤厨余垃圾可以积1分；1公斤废旧报纸、纺织物（废旧衣服、毛巾等）积5分。

据介绍，在试点初期，为了提高居民的积极性，200积分约合15元人民币，可兑换卷纸、洗手液等日常用品以及电影票、家政保洁、理发等服务。

除了前端垃圾分类收集，农光里中社区还与环卫部门对接，做好清运和处置工作。据介绍，厨余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都将分类送往附近的垃圾楼，再由市环卫集团负责下一步的收运、处理工作。废纸、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，可送至废品再利用、再加工企业，打通再生资源绿色消纳通道。这些企业形成的产品，如再生花盆、纸袋、购物袋等，计划用于居民积分兑换，形成可再生资源的良性循环。

本报北京电 日前，北京市发改委举行发布会，通报2016年北京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。在京津冀的大棋盘上，“一场两网”正在勾勒京津冀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格局。

新机场建设 京南欲展翅

“去年一年，北京新机场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。”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。

据介绍，目前北京新机场主体工程进展顺利，航站区、飞行区全面开工，航站楼核心区主体结构施工已到地上四层，为2019年顺利通航奠定坚实基础。新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启动建设，“五纵两横”外围交通配套工程加快推进，基本实现全部开工。

轨道连三地 高铁密如网

2016年，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敲定，将以“京津唐、京保石、京唐秦”三大通道为主线，以京、津、石三大城市为核心，形成“四纵四横一环”为骨架的城际铁路网络。这张密密麻麻的网，将覆盖、连通每一个区域中心城市、重要城镇和主要产业集聚区，一张“轨道上的京津冀”蓝图正徐徐展开。

“去年一年，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建设有了长足进展，这张网的建设已全面启动。”相关负责人介绍。2016年，城际铁路网规划“四纵四横一环”中涉及北京市境内的一纵——京霸铁路、一横——京唐城际、一环——环北京城际中的廊涿城际北京段新机场红线内段实现开工建设，另有一纵——京石城际正在推进前期工作，为实现“十三五”时期打造京津保“1小时交通圈”开了个好头。

同时，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轨道交通线开工，平谷线加强了北京与河北燕郊、三河地区的连通。

高速公路网 打通“断头路”

2016年，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网进一步完善。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国家高速公路网北京境内“断头路”目前已经全部实现开工，而且将在今年全部打通。

京台高速的建成通车，使北京市高速公路运营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，在全国大城市中稳居较高水平。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北京市还将加快建设兴延高速、京秦高速、首都地区环线高速（通州一大兴段）、延崇高速、新机场高速、京开高速拓宽工程等，在建里程达到184公里。

这么多项目，钱从哪儿来？相关负责人说，支撑这些大项目的，有PPP模式。兴延高速公路PPP项目，让政府补贴资金从预期的10亿元/年下降为3亿元/年。

“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项目中，我们还采用了升级版的PPP模式。”相关负责人说，新机场线社会资本融资占总投资比重从30%大幅提升到60%，引资对象由原来的“运营商”扩大到“建筑商+运营商”联合体，拓展了社会投资者范围，实现了项目各环节间的顺畅衔接。

春节期间，许多游客来到北京市前门大街等老商业街区，观赏古建筑和老北京民俗表演，品尝各类美食小吃，感受京味春节。

图为前门大街一家老字号的工作人员在门口迎客。
李欣摄（新华社发）

主治慢性病 惠及十万人

北京社区医院试点中医“治未病”

本报记者 赵鹏飞

2017年，北京市将在东城、西城、朝阳等7个区的社区医院，试点建立中医治未病指导室，为10万名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中医养生操法、食疗推广、中医心理调节等药物和非药物疗法，从预防的角度关注居民健康。

据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介绍，不仅是慢病患者，老人、妇女、儿童都将作为治未病的重点人群，另外，还会配备专门的团队并建立规范来推广治未病。

“治未病”最早源自于《黄帝内经》所说：“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，此之谓也”。“治未病”即采取相应的措施，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。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是：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。

北京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北京将实施中医药治未病健康工程，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。为此，2017年，北京市中医局将选取东城、西城、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通州等7个区试点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，遴选10万名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，推广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失眠、肥胖等中医治未病服务。

从今年开始，北京将加强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室建设，为居民提供中医健康咨询评估、干预调理、随防管理等服务，普及中医养生保健方法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。

具体将如何开展推广治未病服务？屠志涛表示，北京将在上述试点区有条件的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，建立中医治未病的指导室。指导室将配专门的团队，包括中医大夫、咨询员和调理员等，并建立诊疗规范、实施岗位管理。开展的服务既包括药物手段，也包括非药物疗法。此外，还开展中医养生操法、食疗方子的推广以及中医心理调节等。

据了解，为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，目前北京已经编制完成了《北京中医药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并研究修订了《北京市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与机制的若干意见》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实施方案（2016-2020）》（讨论稿）。在东城、西城、丰台、石景山、大兴、通州等六区开展了中医健康养老示范区活动。

除了治未病以外，北京还开展了中医药健康养老试点工作，设置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专区，组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联合体，打造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圈；深入开展薪火传承“3+3”工程，首次开展中医药传统技能传承工作室建设工作等。

逛前门大街 品京味春节



老北京的小胡同

萧乾

动人的交响乐。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。挑子两头是“芹菜辣青椒，韭菜黄瓜”，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。过一会儿，卖“江米小枣年糕”的车子推过来了。然后是叮叮当当的“锅盔锅碗的”。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，磁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。

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。春天是“蛤蟆骨朵儿大田螺”，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，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乎乎的，冬天“烤白薯真热乎”。

我最喜欢听夜叫卖声。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。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、拖尾，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歌——有时还挺长。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“算灵卦”的。最喜欢拉长，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。

另外是夜行人：有戏迷，也有醉鬼。尖声唱着“一马离了”或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。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，还是走黑道发怵，在给自己壮胆。

那时我是个穷孩子，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。几个钱就能买转个不停的小风车。去隆福寺买个几个模子，黄土和起泥，就刻起泥饽饽。春天，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。闲孩子放沙雁，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个屁股帘儿。反正也能飞起，衬着蓝色的天空，大摇大摆。小心坎可乐了，好像自己也上了天。

夏天，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荡塘里去捉蛤蟆，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蚰蚰——还有油葫芦。蚰蚰会咬架，油葫芦个头大，但不咬。它叫起来可优雅啦。当然，金钟更好听，却难得能抓到一只。这些，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，一点水就成了。

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。北京胡同里的平房，多么破，也不缺乏阳光。

胡同可以说是一种古民用建筑。我在伦敦和慕尼黑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。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“针鼻巷”，很像北京的胡同。在美洲新大陆就找不到。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。40年代我两次过狮城，很有东方味道。80年代再去，认不得了。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“牛车水”。我每次去新加坡，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，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。

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、多留几条胡同。

（作者萧乾为已故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。本报有删节）

